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五

君道五

陳愚見以裨　聖化疏　　劉忠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九日該臣本縣移文令臣知會節該欽奉　聖旨優禮老臣　朝廷已屢有　敕旨了劉健等還着有司時加存問欽此欽遵於次日詣臣家存問　臣扶病望　闕謝　恩訖切念臣以蜉蝣妄幻之軀混麟鳳郊藪之跡　殿閣則駢聯孤卿之銜品桑榆則重拜問使之旌麾天光被於陰崖露湑零於擁腫昔平格或能僅施令賤子幸乃並收寵並乾旋老當屯邅將危將殆且悲且歡款枕授意令子

代書效哀鳴之禽非擇音之鹿無馬卿遺稿於林頭竊史鰌餘諫於牖下切惟人君莫先於定國定國莫先於正身然君身所謂正者其大要在於畏　天嚴以定萬年建　國之本奉　祖訓以來萬年垂統之本正　聖心以端萬年傳家之本勤　聖學以清萬年幾政之本兢兢業業馭朽履氷此古今帝王貽厥燕翼之良謀中興英主能自得師之首政也其次則在於進君子以退小人退小人以安君子所謂君子者公清直大廉靜光明其學足以道事君之正其節有不可則止之堅操尺度之權衡莫　國是之位置斥是君子用之其引援非道德之清流則典刑之故

老彼小人者或勸於善或逃於野而天下政治日趨
於太平矣所謂小人者陰險姦惡嫉賢妬能納賂招
權口蜜腹劍結奧援以固寵榮諂言路以覘舉劾鮮
廉寡恥辱道喪心誤是小人用之必引援惡黨以助
姦進援邪佞以延譽彼君子者甘老死於丘林不遺
羞於名教而天下政治咸墮其術中矣昔林甫懷毒
于鷹揚而九齡輩驚心於抉免張說溺於鼓鑄而懷
慎輩貧死於蒸毛邪正進退之機否泰於此攸繫此
臣拳拳以進君子退小人為第二義也又其次伏望
皇上守藩邸之初心念靈長之洪祚無以逸遊而啓
荒縱之源無以宴安而忘憂勤之念無溺聲色以敝

精神無嗜禽酒以昏心志無以狂直不識忌諱而為言路之罪愆無以請謁陰行詭計而致號令之中止無聽甘言陰為邪佞以延譽無納讒口以防深厚之詐欺惜賞賚以節民財罷土木以蘇民力選將必登壇之材擁虛器而冒爵賞者無容濫竽練兵必趫關之勇糜廩庾以困征輸者無令蠹食治道與危機一念恒存於意外內修與外攘大政時加於作新蓋此數者姑舉大凡昔愚臣在講筵之時恒藉以為諷諫之助後因進講真德秀大學衍義之篇切感隋煬帝荒淫敗國之政又上言曰煬帝所為如此便是禹湯文武之子孫也要滅絕況隋無積善之慶者乎狂言

犯萬死之誅　先帝無幾微之愠纘叨內官忝與玖
幾同官忝三壽之良獨臣乏一得之助乃退而恭戚
一疏思進以仰贊　萬幾屬當休退未獲進呈其大
意請　聖駕隨時早晏臨御　文華默召輔臣密授
懿旨左右分行各授紙筆令其疏寫兩京九卿長貳
之賢能各省撫按藩臬之卓異即於各官銜下直書
數言務使知見之真不蹈毀譽之計又時與六卿長
貳之中或次第以承宣撫巡藩臬來朝亦不時以
賜問其轄內寮屬之賢州郡民牧之最軍民之大利
大弊政務之可革可興仰荅　聖問一如輔臣之例
無事虛文仰承德意會萃僉言繕寫三本以一留中

以備　御覽各以一付之內閣吏部凡遇繁劇之差
除不次之超拔更量材品各委責成其未在所舉者
照舊循資自知勉勵庶才稱其官官勝其事擇才於
無事之日獲用於臨事之時古大臣夾袋之書古賢
君書名御屏之意聖王清問下民之心或者亦出於
此　臣肉食四十餘年叨開十有餘載敢借垂死之筆
少贖枉生之愆但蟣虱已臨於湯沐之既具犬馬已
迫於帷蓋之既陳神思荒迷語言狂悖石室秘藏不
能啓　帝王心印之實篋雌黃舊筆亦有愧伏翁口
授之漆文執黃卷以窮言未得於片言隻字存白頭
之故習何有於乃志乃心伏惟　俯賜哀矜曲加柔

擇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

獻愚忠以答　聖眷疏　　　　　　　楊一清

伏念臣章句孱儒樗蒲弱質遭際　盛時父塵仕籍既廢而興任每兼乎文武求退而進位乃躐乎台衡頃當近倖干紀之時獲遂山林優老之願駑駘久病豈有意於騰驤朽木不凋分宜供於斧爨恭遇　新皇御極圖任舊臣敗任令官俾總邊鎮伏讀　制詞屢有寬朕西顧之憂之諭夫主憂臣辱安敢避難用是扶疾以起千里遐征誠願以其力之所能為者圖報　聖恩於萬一也邇者遽蒙　召還內閣之　命屢疏悃誠未荷　俞允進退維谷不知所為仰惟

陛下應運挺生代天化育日新庶政而機柄獨操器使群材而權度在已虞舜之好問好察知何加焉大禹之克儉克勤德斯懋矣　嗣位以来五年於茲敬天法　祖愛民勤政日有孳孳不自暇逸然而求治之心徒切至治之效未弘臣竊觀正德年間　乾綱下移權奸竊柄始則劉瑾中而錢寧後乃江彬海內騷然幾成大亂　陛下起而振之政務歸於內閣裁斷出於　宸衷近臣非惟不能與力亦且不敢與聞是宜天人協應海嶽效靈柰何近歲日蝕地震旱乾災屢見疊出至於物異人妖有近代之所罕聞者　聖德清明豈宜有此皆臣下奉職不效之過

也臣年老久衰非但乞骸骨將就木既不能仰承
聖眷任事供職若終無一言以去則上負　恩私下
干物議其罪莫可自贖矣謹以今日至切至要者疏
爲五事爲　陛下陳之倘蒙留神覽觀　俯賜施行
於治道不爲無補臣雖屏伏田野與世長辭復何憾
哉然此特其大要若夫　陛下有愛民之心而民未
阜康有任官之誠而事多苟簡兵政寖矣而夷狄不
免於侵陵法令彰矣而奸頑未見其懲艾其他弊政
尚多臣昏眊之餘不能盡述　陛下責公卿之所有
事責臺諫使得盡言必有陳其顛末以俟采擇者矣
臣不勝惓惓愛君體國之至　一曰　聖學臣惟人

君一心萬化之本原也然方寸之微而衆欲攻之苟無詩書理義以維持之百凡聲色貨利奇珍之物遊觀田獵騎射俳優之技與凡異端邪術之流投間抵隙皆足以動揺吾心而讒諂面諛之人又從而趨附之日積月累幾何不蕩蕩然而陷溺於物欲之中乎既爲物欲之所溺則於天下之事安能真知其是非得失之所在務決去而必行之哉此講學所以爲人君圖治之第一義也臣竊聞 陛下在藩邸時 恭穆獻皇帝專教之讀書令紀善伴讀等官誦説經史一切玩好俱不令至前一切憸人俱不得在側故幽潜之德孚於上下恭默之化洽於臣民 嗣位之初

首開經筵祗循舊章選擇儒臣日侍講讀又聞 命
內閣取尚書以俗說訓釋且為韻語以便諷詠至於
無逸洪範等編尤加嚴究書史之外凡百玩好悉無
所用天下之人皆謂仲虺稱成湯不邇聲色不殖貨
利周旦稱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陛下盛德何以加諸是雖天性高明而 獻皇帝之
善教有足徵矣臣愚竊謂 帝王之學與書生異不
必求諸文詞之幽深不徒事夫章句之尋摘要在繼
其功得其要而已 經筵有定期然儀衛森嚴勢分
隔越恐講官不得効其忠日講乃常典然往年或廢
於寒暑或阻於風雨所謂一暴十寒之弊或不能免

焉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所謂時敏者謂勉於有所不及也所謂緝熙者繼續光明無少間斷也臣昔觀京師每見舊時講官其進講也多摘取書中好語稍有嫌忌者即不以講且其所講不過隨文釋義不能推廣言外之意以開聖聰又或於講終獻諛佞語以驕上心臣知今日必不為此伏願經筵之餘退朝之後日御文華殿命官進講仍乞降之霽色接以溫言令其從容開說不許嫌忌其講經也務發明身心義理之大要其講史也務推演興亡治亂之大原所謂必求諸道于焉能自得師因而推及今日之政事

其亭有合於古其事當用於今其事善可為法其事
惡所當戒　陛下凝神定慮默繹深思闡聖賢義理
之論譬猶親近其人監古人隆替之原設若身處其
地有所疑必形諸顧問有所得必措諸躬行如此則
講讀之制不虛行講讀之官不虛設心常在於詩書
理義之中百凡外物自不能奪之本源澄徹而物理
自明推之仁民愛物而無不通放之家國天下而無
不準致治之大本實在於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大
學曰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伏惟　聖明留意焉
二曰　聖政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我　聖祖稽
古建官以政事大權分任六部即六卿分職之意我

太祖皇帝始設內閣簡儒臣居之以備顧問職論思
資望深者荐加師保職銜以輔養君德翊賛化猷即
三公論道之意　列聖相承皆不時召見部院大臣
面議政務日與內閣之臣裁决可否金匱石室之藏
不可見其見於　御製五倫書及故大學士楊士竒
李賢等所著三朝　聖諭録天順日録等編君臣咨
問儼然唐虞都俞吁咈之風百餘年來政事修舉道
化隆洽實由於此至於臺諫論列事情天下方面官
述職來京得入覲　天顏面承　清問不惟周知士
之利弊亦得以見人之賢否逮至　憲廟稀接大臣
而上下之情始見疎遠我　孝宗皇帝弘治十三年

以後時召大學士劉健李東陽謝遷并尚書馬文昇
劉大夏都御史戴珊等諮訪政務面賜裁决吕大休
明之氣象至今思之正德年間視朝稀濶大臣不復
接見以此威福之權下移近倖紀綱法度幾於蕩然
天啓　聖皇誕膺　寶曆積年弊政剗除無遺廢黜
奸佞登崇俊良嘉靖之治號為中興天下之政務必
由六部擬議必由内閣　皇上總攬乾綱萬機獨斷
近臣不敢干預可謂千載一時矣但内閣之官自朝
叅日講經筵之外未聞時時接見六部等衙門未聞
召對商高宗之命傳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又曰
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塩梅爾交修予

夫既不得常接　天顏則交修無所用其力納誨輔
德亦或托諸空言及其久也壅蔽之患生竊弄威福
之人或由是出矣臣願　陛下退朝之暇進講之餘
不時召見內閣重臣將一切機務面議可否取　旨
裁決六部都察院等官凡章疏之上并臺諫之臣有
所論列亦乞時賜宣召面加質問聽其盡言不許忌
避庶幾朝無失政國無隱奸非惟大臣不敢欺蔽行
私怠忽荒政而　陛下亦得以明習天下之事矣
三曰聽言臣聞　朝廷之有言路猶人身之有血氣
也血氣一日不流則百病生言路一日不通則百邪
作古昔盛時嗇夫庶人皆得進言官師相規工執藝

事以諫後世以諫設官其途已狹若爲諫官而復不得盡其言則　朝廷耳目將誰託耶我　國朝設立六科十三道皆以言爲責　列聖相承未嘗不以開言路爲事言路開則庶政清言路塞則庶政紊矣陛下即位之初求言如渴納諫如流凡科道官有所論列輙下該衙門看了來說又或褒之以所言有理其所建白多見采行言路可謂大開矣柰何各官人品不同識見各異通達國體實心効忠者固多事體未練輕率妄言者亦有以抗直爲尚者每過乎激襲見聞之偏者多失其真或一事而辯論無休或數人而自相矛盾遂至上干　天威每加詰責雖多所寬

貸亦或因而貶黜者有之甚至有下之詔獄者有械繫入京者似與聖王從諫弗咈者不侔似與初政聽言之意不類然此非　聖德之不能優容其實諸臣有以自取之耳顧彼言官雖涉狂妄猶勝緘默雖涉戇直猶勝軟熟論事有過當其心必自諉曰我所見如此不敢不盡也論人有失真必曰我風聞如此不得不言也若從而詰責之罪黜之自非灼有定見確有定守者孰不思全身遠害而為容容唯唯之歸耶竊恐中外相傳以言為諱弊政無由而祛官邪無從而糾民隱無從而達天下之事日入於弊矣嘗聞陸贄之言曰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容

諫者狂誣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

一於斯皆爲盛德李絳之言曰人臣死生繫人主喜

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書屢夜屢朝暮減

比得上達十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懼不至況

罪之乎近歲以言得罪者臣不能知其詳恐不敢泛

有所指且如去歲冬間御史侯秩論臣不宜入內閣

上激　聖怒降二級邊方用夫秩之論臣常雖無據

心實無私臣之昏老委不當用　陛下雖誤用之臣

亦不能自強侯秩所言不爲無見伏願　陛下遠師

帝王聽言納諫之德近循初政樂聞讜言之美今後

給事中御史論列時弊指陳缺失及糾彈官僚者一

一　親賜省覽擇其言之當者或即　賜施行或令
該衙門看詳覆奏上請定奪其有未當亦乞曲賜優
容置之不問仍召還俟秩復其舊官或令吏部量才
陞用豈但愚臣之心獲安而兩京言官皆得安心舉
職矣再乞　勑吏部通查二三年來以言得罪之官
開具事由疏名上　請或復其舊職或量為叙遷如
此則　聖德彌光治功有補凡有言責者感激奮發
孰不思所以自效哉　四曰有過仰惟　恭穆獻皇
帝至仁大德克敦天心篤生我　皇上潛龍升御出
震繼明奠萬國於熙平圖群生於嘉靖推厥本源功
德隆矣　皇上嗣位首議尊崇之典考經據禮至再

至三既而采納廷議斷自　聖心尊尊親親亦既兩
盡無復遺憾夫何一時言禮之臣不能推廣　聖上
因心之孝紛紜牴牾力持初說終當率衆伏　闕喧
嚷無忌在禮法爲不恭在事體爲不順上屋　聖怒
將學士豐熙郎中余寬等下之詔獄加之箠楚或充
軍或爲民甚至有斃於杖下者罪誠自取夫復何尤
但推原各官大抵狃於學術之偏襲於聞見之陋其
心惟恐　陛下之所處者有乖典禮將爲　聖德之
累不思　陛下之所處者正所以爲禮也今經二年
矣充軍者羈管遐裔有同戍役之夫爲民者編齒村
氓不與衣冠之列雖有自新之念無復自致之門所

以節該大臣言官屢有論列未荷俯從近該御史張袞具奏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中外臣工欣然稱頌既而吏部覆題又復報罷衆心惑焉夫　陛下之罪諸臣者亦因其可怒而怒之俟其改悟固未嘗終絶之也譬如上天之於萬物霜雪雨露皆所以為恩然霜雪摧折必有雨露之沾涵然後群生得遂未有嚴寒之後不繼之以陽春也　陛下始因諸臣罪狀可惡而竄謫之又因其能自改悔而收復之正合天道生長肅殺之意臣　湖南人也稔聞　獻皇帝容人愛物之量　陛下體而行之　獻皇帝在天之靈必然心喜且慰矣孟軻氏曰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

衡於慮而後作諸臣抱罪既久悔悟已深叙而復之必嘗有以自効伏願日月回照雷霆霽威乞 勅該部通查言禮被罪之人充軍者令其生還鄉里為民者量授一官叙用不幸因箠致死者亦令有司優䘏其家庶足以見 聖德如天無所不包非惟被罪之人感再造之恩而凡為臣工皆與踴躍愛戴之誠矣

五曰和衷 臣聞之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釋之者曰君臣上下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夫君尊如天臣卑如地其情易疎而難親其分易睽而難合故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然後歲功成君澤下流臣誠上達

然後理道立上下不交則德業不成有國者之深忌也　陛下即位之初召用耆舊委任忠良視大臣如腹心崇獎臺諫聽受讜言待群臣如四體上下可謂交矣中外欣欣謂和衷之化可成矣自夫大禮議興大小臣僚不能仰體　聖心推廣　聖孝各持初見務求必勝　朝廷之上如聚訟然二三言禮之臣乃援古典執經義以釐正之於是衆論歸一而大禮告成矣然自是上下之情不通和德之風不著是皆群臣負　陛下而　陛下何負於群臣哉夫虞廷九官濟濟相讓推賢讓能庶官乃和竊觀近歲臣僚正直忠厚之道微乖爭凌犯之風起惡聞人善而樂談人

之過失務驕伉者不顧　朝廷之事體喜攻訐者不究事情之虛實公卿降志於庶僚賢否混淆於横議或因一事之失而槩其平生或信一人之言而輙相附和忿戾之氣每形於章奏支構之辭幾成乎罵詈自古太平有道之世未嘗有此不可聞於四夷不可訓於後世伏望　陛下恭已責成　虚懷聽納元首股肱上下相須手足腹心相視一體使上之情必宣於下無壅蔽之憂下之情必達於上無扞格之患仍乞　天語丁寧戒諭中外臣工各以恭遜相師毋襲猜忌之風以惇大成俗無崇儇薄之行協心以理國事如輔車之相依同德以立　巨川之共濟

然大臣者庶僚之表也尤當廓休休之德體包荒之象求賢如恐不及見善如已有之正身以率下則孰敢不恭平心以應物則孰敢不服于以和典禮之秉于以迓衡平之治大臣既和則庶官無不和矣然所謂和非和光同塵之謂也不矯為異所以為和不苟為同亦所以為和古之大臣上殿論事互有異同下堂則不失和氣何者其心公也公故和凡其卬周朋與相非相怨者皆私心為之也臣願 陛下和德於上百官和德於朝萬民和於野漢臣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之由是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民人育諸福之物

可致之祥無不畢得豈但災沴可消而一清未盡之
年惓惓一寸之忠所望於　今日者如此伏願留神
省察

初政第二劄　　霍韜

臣聞漢文帝入蒞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
穀出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司馬光謂平所對為
非非也大臣惟擇夫主刑獄錢穀者而已責大臣知
刑獄錢穀之數非也或者又云文帝非所宜問亦非
也蓋知刑獄之數可以覘風化矣知錢穀之數可以
知經費矣此文帝之問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臣願
陛下推廣此問可乎如　蒙肯召戶部問之曰　祖

宗朝歲計賦稅所入幾何各省存留幾何　内府需
費幾何百官廩糧幾何軍士糧餉幾何三邊供億幾
何藩封祿米幾何内官月糧幾何較之　今日歲計
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賦稅所入猶
夫昔也所費所出不有倍於昔者乎年代愈深流弊
愈極盍有以處之乎次召吏部問之曰　祖宗朝外
任百官幾何京任百官幾何薦舉幾何科貢幾何雜
流幾何較之　今日冗員所增幾何衙門添設幾何
然後從而思之曰輿圖政事猶夫昔也冗員冗食不
有加於昔乎官添弊冗政紛多門盍有以處之乎次
召兵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軍職幾何京衛帶俸

幾何外衛帶俸幾何天下軍士幾何在京勇士幾何
校尉幾何較之　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虛名無
實勢豪包辦月糧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疆圉
猶夫昔也冗員冗兵不有倍於昔者乎愈久愈冗愈
冗愈極糧食無措盍有以處之乎次召禮部問之曰
祖宗朝天下　親藩幾何鎮國奉國將軍中尉幾何
儀賓幾何內臣幾何較之　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
何然後從而思之曰歲計賦入猶夫昔也　宗藩內
宦不有倍於昔者乎勢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盍有
以處之乎次召工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計物料所
入幾何恒年修理幾何　上用所需幾何各監局所

需幾何軍器修理幾何工匠幾何柴炭幾何較之今日所增幾何所減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天下課料猶夫昔也浮費不經不有倍於昔者乎繁費日滋帑藏日竭天下日困國計日艱盡有以處之乎次召刑部問之曰　祖宗朝歲決大辟幾何較之　今日天下決大辟幾何情真着監幾何可疑見監幾何然後從而思之曰好生惡死人心猶夫昔也嗜利忘死不有倍於昔者乎經奏處決有此數也敲榷究死不有萬於此者乎民無恒産斯無恒心刑酷民究國本攸係盡有以處之乎是故天下一大家也處天下猶夫處家也今夫千金之家一人享之其百費饒洽也

固宜再世有五人焉則爲二百金之家矣以二百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日就窮促巳乎雖然二百金之家偸以圖存其不墜先業也亦宜再世再有五人焉則爲四十金之家矣以四十金之家復圖千金之費不立墜先業巳乎雖然四十金之家猶可擴之爲二百金之家也二百金之家猶可擴之爲千金之家也存乎人者也天下一大家不再擴焉者也限於勢者也我 祖宗𠛬業之初猶夫億萬金之家也 宗藩之分封猶夫子孫也百官猶夫工作也内臣猶夫臧獲也軍士猶夫守家之犬也歲費供億猶夫家之調度也率是數者皆如 祖宗之舊猶勢窮弊生尚

宜思所以救夫末流之患以適夫時宜之制柰之何年積月冗於是數者不知幾倍于　祖宗之舊浮費百出日益日甚不知幾倍于　祖宗之舊是猶承千金之後者不知其已落二百金之家矣復妄意夫千金之費也若之何其不窮乎　陛下思而及此尚早圖之猶內臣外臣協心同憂兢業十年乃克有濟失今不圖後無及矣今縱未大更張　陛下只時念及此或命六部開具大數揭帖朝夕觀覽則所以恐懼撙節之意自不能已矣內臣勲戚亦使之盡心思慮以防夫日後之患以紓夫目前之急國家得宏久之圖內臣亦享綿長之福　陛下亦能日慎一日心中

幽正慾由此窒天理常存邪佞退聽克已復禮之功由此益堅祈天永命之道由此馴致潛消默運之中自致夫 聖德 神功之盛矣

固政本以隆 聖治疏 汪思

臣惟天下之治忽在于政事之得失政事之得失在于輔臣之賢否上有願治之君而下無輔治之賢下有謀治之臣而上無任賢之實天下率歸於亂而已故夫輔臣者政本所係不可以不慎也 國家自太祖鑒前代專恣之弊不置丞相政分六曹 太宗乃有內閣之選謀議機務票擬 旨意無專恣之慮有輔佐之益法與意俱善 累朝相承獲有成效正

德年間始沮於劉瑾再沮於錢寧三沮於江彬進議而不允者有之擬 旨而擅易者有之甚者大小章疏或從中以徑批或沉匿而不奏内閣備員而已茫乎其無所知也政本廢拔枝葉凋瘁天下日入於亂甚可畏懼天啓 陛下嘉靖中興率由舊章一洗近弊羣工言之六曹奏之内閣議之 宸衷裁之百司行之天下仰之何其盛也改元以來事漸可議 郎位之詔多付空談陳乞濫於近習恩蔭私於舊故元兇逃於誅殛憸邪狃於狎昵陟罰異於宮府訶責輕於耆舊論之累牘而不可入也爭之盈廷而不可回也臣民蚩蚩蚤夜惶惑於是有不省章奏之疑有不

任內閣之疑有左右蒙蔽之疑是三疑者人多蓄之
而不敢輕為　陛下告也近因御史余翔之論而
陛下報之曰各衙門章奏朕皆親覽與內閣商確施
行一遵累朝舊規張位事朕小心畏慎未嘗蒙蔽
綸音一發羣蒙皆開莫不渙然皆釋而復躍然以喜
然徐思之又有大疑者焉夫既云與內閣商確施行
矣則今日內閣猶新政諸臣也何闕失之漸多而不
滿天下之大望也豈左右欲之、陛下惑之而內閣
姑順之歟豈內閣言之左右幸之而　陛下故棄之
歟豈　陛下咨之內閣陳之而左右巧沮之歟不然
是必　陛下實有所不省內閣實有所不聞而左右

實有所蒙蔽者而　聖諭云云殆亦自覺非是而外
姑設此以相荅邪臣愚知　陛下必有不肯也　陛
下有堯舜之資必能成堯舜之業以光　祖宗之治
然而春秋方富閱歷未熟所賴左右狎臣盡小心畏
慎之節以無損　聖明內閣重臣竭股肱輔導之忠
以大弘德化而乃使根本不固闕失多端惑亂衆心
以致廑　聖諭此臣之所大懼也夫天道下濟而光
明地道卑而上行故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上下交而
其志同而今也　聖心不得明於下庸愚不無疑於
上科道近臣顧猶若是況踈遠乎當今內閣不賜
召對章疏不關面議　陛下所謂商議者不過司禮

往來通之而已縱見信從亦恐不能罄所欲言矧或有已言而不得畢達已達而不得盡從者邪內閣如是況餘臣乎此又臣之所大懼也誠望 陛下念內閣為政本所係不以尋常輕率視之追省前失究其所由果係內閣諸臣阿順不諫則是貪祿固寵誤國蠹政書曰臣不匡君者其刑墨使臣等得而劾之 陛下從而罪之別選賢俊以圖安其或為 陛下之不信左右之所搖是 陛下外託為商確之言而實有朕殊不覺之姦以間之於左右矣則望普明 離照大奮 乾剛逐其所不可親而置之埽除之役信其所不可疎而延之坐論之禮政本既固帝載用熙

聖德光明衆志安定而天下之治不隆　祖宗之盛不復見堯舜之業不成者臣未之信也大抵　先朝之綱紀壞於正德之權姦　陛下起而救之不可不痛加懲創豈得復循覆轍猶人有飲毒而殆者幸而醫師甦之乃謂毒不殺人聊試再服其有不遂殞絶者乎臣自奉　綸音悚息累日欲言不敢然食　陛下之禄冒　陛下之官有懷不吐罪實難逃故不敢終默伏惟　鑒螻蟻之微恍寛斧鉞之嚴誅俯賜鑒觀試加采納則豈特微臣之幸實天下臣民之大幸也

務學親賢養　聖體疏　　鄭慶雲

臣等伏聞　陛下入春以來　聖體屢爾違和今暨

暫就平復寔自天祐之然臣等私憂過計以為微陽之復當保小愈之後尤慎況以　陛下一身為　天地　祖宗　社稷臣民之主厥繫甚重不可不謹凡茲致疾之由蓋緣　陛下年方冲幼血氣未定　宮闈之內或不能以禮防制以致　聖體有所虧損即今以後再不加惜日復一日為疾益深後悔何及此

臣等積憂之餘情不能已故不避斧鉞向　陛下言之夫　宮闈深邃最人之所難言亦人之所忌言是故以子之親尤不能得之於父況於君臣之間乎然竊念此等事關係甚大使遂以為難為忌而不言之其為不忠莫此為甚伏望　陛下恕臣等之狂瞽臣

等之濆少加　悉納其於　聖體不無少補萬分之一　臣等萬死萬死自昔聖帝明王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無求不得無欲不遂若可以自肆矣然必自朝至昃戰戰兢兢居内之日常少居外之日常多保惜愛護若恐有一毫之不至者何也蓋所以防情欲之過養性命之源務使志氣清明身體強固上以副天地　祖宗　社稷臣民之望下以演子孫千億之福皆係於此也夫元氣之在人身如木之根水之源木傷根則枯水傷源則竭人傷其元氣則軀體孱弱精神短少壽命不宏子孫不蕃是以上世之君每於此率多壽考久於其位而子孫衆多末世之君於

然不及故其歷年昌後亦毋不前人若也蓋上之則無欲次之則能寡欲下之未免有欲非惟不能寡而又縱之此其所以不同而其效驗昭昭也然寡欲之道惟在於正心蓋欲者邪之動正心之道古先聖賢皆有成論然其最親切緊要者則莫如眞德秀氏德秀之言曰惟學可以養此心惟敬可以存此心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蓋理欲本交戰邪正毋相形眞萬世聖學養心之要道也伏望 陛下以此言為法於視朝之暇退御文華殿將古聖賢書籍日賜披覽凡義理之可以養心道術之可以為治者皆探索其精微考究其議論又於 經筵日講等官中揀擇

其人醇謹端厚文學優長者數員與之講論以資啓沃凡　宮闈所行之事使彼皆得聞之儻有所失庶得以時匡正至於元老大臣尤宜日賜　召入訪詢治道至日夕乃罷退朝之後以禮制心以義制欲務使暗室屋漏之中不忘上帝臨汝之念鼓琴之際常存摯而有別之規則心不期正而自正欲不期寡而自寡矣君若然則君身強固君德清明　宗社有萬年之休子孫演千億之福非惟臣等之幸實天下國家莫大之幸也夫苦口之藥治病者利焉拂心之言治國者資焉惟　陛下留神俯納臣等無任願望之至

勤志聽言以端化本疏　鄭慶雲

竊惟人君以求言爲職臣子以進言爲忠是故臣子言焉人君秉而行焉斯固君之明也亦臣子頼也夫大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匡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夫君有過失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人君於臣子諫而不聽是安其危而利其亡也輕其君之危亡者非忠臣也樂其危而利其亡者非明主也在昔唐虞三代之盛君臣都俞吁咈於一堂之上言者無費詞受者無難色是之謂至治三代之下人君於其臣之言或聽或不聽而治亂亦因之不足論也　陛下自登極以來亦嘗求言矣然聽之者不什一拂之者嘗

什九臣子有逆鱗之忠　陛下無轉圜之美臣等近因　聖體屢爾違和具務學親賢保　聖躬數事上陳　睿覽其間千百數言自謂披裂肝膽頗皆切於陛下心身之學又竊謂　陛下於此必將有所感動覺悟　深宮幽邃之中有篤恭持敬之道如禹之祗敬湯之日新文王之小心翼翼武王之以義勝欲則於　聖學　聖躬少有補裨而臣等之職盡矣近者伏覩邸報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等愚昧誠不知所謂至於遠近傳聞之人亦謂　陛下不宜有如此批答也夫所謂該衙門者如今之六部三法司百職事之屬也故凡銓選禮樂錢穀兵甲刑名土木

之事則固其所司存也謂之曰該衙門知道可也至
於臣等所言乃　陛下身心之學非可以外求也此
在　陛下自知之而自行之該衙門何與焉語曰為
仁由己而由乎人哉明言為仁之道在己而不在人
也夫臣等所言非臣等之言也先儒之言也非先儒
之言也古先帝王之所以保身保民永年昌後之道
也使其言之可用　陛下當采而行之使其言之不
可用亦當明示譴責以為言官失言者之戒今徒諉
之于該衙門毋乃以為其言常談不足聽信姑為是
尋常推托之辭抑或以其言有所拂戾於　聖心而
為是距絕之辭也夫人主之過莫大於距絕人言傳

曰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甚言人言之不可距絕也　臣等竊思今日如此之批荅非　陛下之過也司章奏者之故也然其端有二或隱匿不以上　聞或標擬不由內閣是謂攬權夫人主之病莫大于權柄下移而蒙蔽人主之聰明為國大蠹其罪浮于亂臣賊子以　陛下左右心腹之臣而負此二者之大惡　陛下又可一日安枕而卧乎蓋蒙蔽者必致于攬權苟權一入其手則其蒙蔽者無時而可解也哉　武宗皇帝在御之日十五六年之間　國不得治天下不得安寧

者其弊正在于此　陛下所親見者也柰何今日又忍蹈襲之耶臣等職列諫垣遠在南服凡有見聞不敢隱諱切念騰章於數千里之外待報於一二月之間心有餘而力不逮言雖切而勢愈隔其所望　陛下者如日月焉惟恐其虧也今臣等言焉　陛下復不以臣等之言為然漫不加省而果於棄之不少愛恤則臣等之心益孤矣夫臣等之言不足聽也不足怪也今老臣耆德杖起于朝法家拂士襟連於國其所以排閽扣閽而叫閶闔吐忠朴以報　明主者方未已也倘　陛下不加奬用一切以是拒之其所以失忠良之心塞諫諍之路豪傑解體奸邪萌志聰明日

蔽于上惡政日加于下唐虞三代之治無復見於今日矣伏望　陛下自今以後勤萬機而不間於旦暮之功納群言而不遺乎芻蕘之善言切于身心者務躬行之不怠利在于　國家者務舉行之必力則君身正而萬事理　國家治而天下平矣臣等萬死萬死謹再瀆　聞惟　陛下采納無任願望之至

正　國體愜群心以全　聖孝疏　李儼

臣伏見　陛下繼統之初虛已用賢釐革弊政凡我臣工莫不一心一德相與輔致太平但議禮之時群臣各陳所見不無異同盖去古既遠禮文殘缺聚訟之喻從古則然遂至違迕漸成否隔姦人乘之惑上

誣下無所不至　國體既壞人心亦拂　陛下聰明天授豈不知之蓋純孝之心無窮禮儀猶未全備不能不為固蔽之也今　世廟告成而祀享之儀咸備實録既進而尊崇之典大彰臣下何復紛擾奸諛何復覬覦易曰遇雨之吉群疑忘也言剛明居上睽孤之終自當釋合悔悟更新洗滌瑕疵此其時矣傳曰得四海之懽心以祀其先者然後為天子之大孝欲得四海之懽心未有不自　廟堂始當此之時宜有曠蕩之　恩以昭雪幽枉與天下相忘於蕩蕩平平之域謹昧死敢以正　國體慰群心二事為　陛下陳之　一曰虗心以廣　聖度臣竊謂　陛下之於

群臣如天地之於萬物兼臨博愛未嘗有偏特見近
日言官累疏欲加死者 恩典欲復竄謫名籍未蒙
俞允又加應該遷陞差遣官員率多從中阻格以迹
觀之似 陛下尚欲較計議禮異同而督過之未忘
爾夫議禮諸臣固守一得之愚不能斟酌從宜以觸
天威自取罪戾又何言說但其初心亦欲以此獻忠
陛下以效區區而不知其拂戾一至於此拂戾之迹
既以取怒 陛下其區區之忠亦與 陛下平心亮
察之也況忠心一伸萬事可冰釋矣伏望釋去前疑
不主先入處以無心示以至公向日打死竄謫諸臣
請從言官論奏量為優卹敘用各該遷轉差遣官員

有常格者俱照常格使天下瞭然知 聖心虛明言
物真如天地之無私無物不在覆載之中矣天下幸
甚 二曰果斷以消朋黨臣竊謂 大禮已定前事
既往天下猶有萬機人才不可槩必正當靖恭分理
萬事之機公平以盡群才之用豈可獨揭議禮二字
為的於天下使人無賢否惟望其的之所在而趨之
近見文武臣工章奏文間必牽引議禮者十常七八
或以擠排善類或以援引黨與或以翻異成獄或以
脫免罪逆或以變亂舊章無恥若郭勛亦將援此遮
飾愆尤固不特席書等數臣而已彼其意以 陛下
聰明洞察難於欺罔惟此一事足以取信若 陛下

前諛佞無耻煩瀆　天聽惡怒是馮陽攻陰擠者謫
臣等劾奏降　旨切責或即坐以奸黨之罪使黨與
潛消時靡有爭宗社之福也天下幸甚

獻愚忠以裨　聖政疏　　管律

臣謹按三代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於路官師相
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緣古無專諫
之官故秉時布令以速天下之言俾民隱上達王化
旁通是以治隆俗美良有由然今　陛下負堯舜之
資居堯舜之位任喉舌以公卿寄耳目以臺諫委腹
心以近貴託藩屏以世勳恭儉求治於今五年夫何
海內多屯平康未覩臣仰窺　陛下必有勤於宵旰

而未暇逸也蓋比者　陛下以大禮未定　世廟未成無申純孝之心固不遑他務茲者　大禮定　世廟成純孝之心盡矣當此歲運更新之初正乃順序為政之際臣濫冐言官既有瞽說不忍堅守口之戒敢為　陛下獻焉臣聞為治有術要在擇人故伏羲畫卦以內君子外小人為泰以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故曰泰曰否係乎人之賢否關乎國之盛衰歷觀漢唐宋之興替未有不出乎此者臣願　陛下謹於任用務量才度德勿昵匪人博訪旁求勿循近叟如此則尊德庇民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天地閉而萬物否上下交而德

業成是以政事之興蓋本于君臣之協也君臣一心則上猜下忌縉紳有識之徒必懷巖穴長往之思矣百揆庶務誰與輔之故曰同寅協恭和衷哉臣願陛下推公愛以體群情察厚誣以防讒間如此則精白敬應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國之綱紀存乎賞罰聖帝明王賞不避仇罰行自近故曰人主御天下貴無私也蓋私則啓驕驕則強強則横横則不可制矣是豈 社稷之福臣願 陛下賞功勿使濫于厮養罰罪勿使脫於苞苴如此則趨善遠惡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王言惟作命發乎邇

而見乎遠四夷之所觀望萬姓之所信從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故曰一言以利天下其機如此可不謹歟臣願　陛下於批荅之間亮事情之可否審關係之重輕務詞與事宜事與理合如此則率作興事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又聞后從諫則聖葢人君一身獨任天下之責深居九重之中民情世事易於壅蔽故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人主罔與成厥功是以方今之制封駁章奏舉正欺弊責之給事中激濁揚清肅僚貞度責之監察御史　祖宗以来惟恐諫官俙違乖職故常叮嚀諭之臣願　陛下虛懷納聽隱其短而用其長原

其狂而亮其直如此則輸誠布悃捷於影響嘉靖之治有不蔚然而興者臣豈信之乎臣以遠方一介之士誤蒙擢用惓惓盡心以事 陛下者唯此五聞也是五者堯能之故黎民於變舜能之故萬邦作乂禹能之故不距朕行湯武能之故兆民允殖四海永清今之望 陛下三二帝四三王使中興之業增多於太祖高皇帝開創之績者中外華夷同是心而罔間也 陛下豈肯自遜之乎如臣言可采乞於萬幾之暇 賜清夜之思融會 聖心而達之政事可也如直委以該衙門知道固非臣寸草之心矣

定大禮正大法急大務以全聖治疏　方鳳

臣惟禮者爲治之本而必先于正名名分不正不足
以爲治法者輔治之具而必先于賞罰賞罰不明不
足以成治至于萬幾庶政尤必以先務爲急不急先
務則爲之無要施之無序而欲禮之定法之行亦難
矣欽惟　陛下聰明睿知應天御極未及三月而隆
恩善政徧及海宇然謂之大有作爲則可進求以堯
舜之道則尚有未全者况以近日之事觀之將來之
作爲又未知其爲何如也臣請冐死陳之所謂大禮
者　興獻王之議是也　陛下不肯自私而付之禮
部禮部不敢自專而會諸多官其所考定亦惟遵古
人不易之制合天下人心之公而無一人敢以私意

察其間者雖周公復起亦難改移　陛下留中不決一月有餘　臣　仰窺　聖心不過篤于孝思不忍遽定而獻諛希寵之臣遂立異說以搖　睿聽伏望　陛下割恩從義克己復禮不必論　孝宗　興獻之親踈而當體　太祖　太宗之心不必泥一家一國之私恩而當埀天下萬世之法則大禮自定而治本立矣所謂大法者處決大獄是也太監張銳張忠等罪大惡極無一民尺地不受其害論其情罪當與江彬錢寧一律賊臣蕭敬等曲為救援法司末減止坐一死雖皐陶再與恐難別議本留于中半月必待御史屠僑催請方纔發出而又有多官會審之旨中外聞

之不知所謂會審者將以其罪尚輕而欲加之以快
人心耶抑因其重賄交通宮掖而欲減之以壞國法
耶伏願　陛下奮然獨斷毋事姑息將張銳等早賜
處決勿惑于近侍之回護勿沮于　宮戚之挽扶使
將來內臣皆知畏法罔敢作慝則大法既正而治具
張矣所謂大務者御　經筵以親儒臣開言路以防
壅蔽是也雖聖如堯舜舍此無以成其治蓋　經筵
之設所以培養德學講求治理不可一日而廢也
陛下經筵日講之議遷延不斷而內閣大臣動以經
月不得一見且聞有造為離間之言而多方誘引者
臣切憂之科道之官所以補過拾遺規救時弊不可

一時而廢也今　陛下比之於即位之初聽信漸衰
而事屬左右親信者輙以有旨為辭且聞有不由內
閣調停而徑自批發者臣竊痛之伏願　陛下以經
筵為必當御而內閣師臣時賜　召問義理有未明
者相與咨諏事體有未安者相與商度一言一動師
保是依而內臣不得與如此則得于講究之餘者親
切有味而禮樂法度之施自無不宜矣以科道為必
可信奏疏之繁多見　陛下之好諫不當有厭心言
辭之戇直見　陛下之容諫不當有怒心或可或否
斷之于獨而左右不得沮如此則得于聞見之下者
聰明日啓而蠹政害民之事無不照矣臣待罪言職

幸際 明時必欲以堯舜望 陛下 陛下必如此而後可以為堯舜否則一心之微攻之者衆邪正相勝不彼則此而天下事之可慮有不可勝言矣

安內攘外以隆中興疏　何維栢

臣以迂愚蒙 陛下召用叨受今職感激趨赴入侍清班得覲 天顏端穆 聖德仁明納諫受言事從至當 經筵日講學務時敏群工在列濟濟蹌蹌奏事承 旨莫不祇慎大臣奉公小臣守法苞苴不入請託不至盡洗往昔專恣貪黷之習清平景象臣謂此出竊幸遭逢夙夜矢心隨分盡職以事 陛下固不敢以言塵瀆 天聽但覩今時事尚切隱憂有不

容已於言者仰惟 陛下踐祚之始正世道維新之
會固宜 天心克享災害不生化行俗易姦宄不作
中國尊榮外夷賓服馴致盛治顧今有未盡然 臣自
外來江淮南北百姓罹病艱苦萬狀官府威信不立
上下不相維繫民恣頑獪軍逞驕悍士踵澆訛以下
凌上以賤辱貴法紀陵替漸不可長比之畿甸霪雨
釀災傷稼圮廬餓莩委野加之遠方州郡山酋海醜
尚多竊負頑者土蠻東犯永平俺荅西躪石汾荼毒
之苦慘不忍聞至於陷城虜官百十年來實所未見
將弱兵疲緩急何恃虜情叵測後患當虞臣竊為
陛下憂之夫當此內憂外患之時正 陛下奮勵警

惕之日故臣敢以脩德安攘之說告　陛下然所謂
脩德者非有難行之事不過自　陛下之聽講視政
者之加意耳臣願　陛下每於講讀不徒聽之以耳
而聽之以心將所說經史咨析疑義務稽帝王脩德
立政之方古今治亂興衰之迹以為法戒又於大臣
中有才德可資啓沃者推舉數人俾與講論諸臣或
輪次入直以時　召見以備顧問要知心何由而可
正身何由而可脩家何由而可齊國何由而可治天
下何由而可平內治何由而可尊嚴外夷何由而可
制服講明而力行之及退居　宮中擇老成謹厚內
臣諳人服勤左右崇讃　聖躬俾游處有常度幸御

有常節則出入起居罔有不欽聰明睿智皆由此出
以此敬　天法　祖以此用人行政無不可者每日
朝講之暇請　御便殿與執政元老商確治理將中
外臣工所題事務撮其關係重大緊切要畧開坐
上請裁奪施行仍　召部院大臣詰問所司如進退
百官當何以久任責成以熙庶績而責之吏部錢穀
會計當何以量入為出以經制國用而責之戶部
憲章典制當何以品秩名分以端習尚而責之禮部
詰戎禦暴當何以簡師練兵以安邇控遠而責之兵
部刑罰獄訟當何以明允欽恤以使民不冤而責之
刑部水利土木當何以興革罷行以節紓民力而責

之工部貞僚肅度當何以振揚法紀以風勵天下而責之都察院其餘職掌悉付所司　陛下提挈大綱時　賜丁寧則百工愈加警勉和衷協寅爭相磨濯以趨赴事功如有怠玩及不當於職者言官擿事論劾使不敢肆況近日當事大臣多有誠心體國甚隆委托正人布列足備任使但臣子去留無常後先識見或異　陛下宜及時將天下國家機務悉心共為圖理以預桑土綢繆之防且我　皇上春秋鼎盛正當憂勤惕勵未明而衣日旰而食苟非隆冬盛寒不宜屢輟　朝講兢兢業業以理萬幾不可自暇自逸蓋天下安危生民休戚人心向背天命去留夷狄順

速皆繫於 陛下之一心 陛下之心正則發邇見遠以正 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天下莫敢不正此古帝王所以安中國而撫四夷以成中興盛治者用此道也伏望 陛下詳察臣言果有可採亟與諸大臣裁酌而力行之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受言崇儉以光 聖德隆治安疏 王時舉

臣竊惟寶忠直者治之機 皇上則放逐之雖言官薦之而不從寶珠玉者治之蠹 皇上則好樂之雖言官諫之而不止是一念之好惡雖微而關乎世道之隆汚者甚大一時之從違雖輕而垂乎萬世之勸戒者甚重臣待罪言官惡得無論臣嘗觀唐太宗退

朝謂長孫后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賀曰妾
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太宗説之
夫以太宗黽勉納諫晚年猶有廷辱之疑賴賢后之
言而悟甚矣受言之難也 皇上臨御之初 召用
建言諸臣歿者則恤録之度越太宗遠矣乃今獨不
容直臣之諫豈不欲以 明主自居乎臣知 皇上
必不為也又觀唐玄宗初年以風俗侈靡其珠玉錦
綉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綉及後在
位日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度夫以玄宗能自
刻勵晚節猶以奢敗識者謂之鮮克有終甚矣崇儉
之難也 皇上登極之詔凡織造採買悉皆停罷趨

越玄宗遠矣今乃獨不能禁珠寶之進豈不欲以節
儉自勵乎臣知　皇上必不爲也又觀戰國時齊威
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寡人國雖小有徑寸之
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
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有四臣者將
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夫威王乃戰國
中材之主猶知所以寶在此而不在彼況　皇上天
縱之聖登三邁五顧肯居齊威之下哉臣又知　皇
上必不爲也夫此三者皆　皇上之所必不爲乃今
言官薦之而不從諫之而不止者臣知其故矣　皇
上之意豈不以爲人臣食君之祿不當言君之過吾

以至尊之威雖盡箝天下之口無不可者殊不知君不自明兼聽則明亦不自暗偏聽則暗故古之人君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樹進善之旌開導而求諫用其言而顯其身猶恐其人之不言而過失之未聞也況震之以威乎今　皇上之所逐者不過石星一人而已不足慮也然在　朝之臣鑒石星之轍而以言為諱者所當慮也脂韋之習既勝骨鯁之氣潛消甚至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其為壅蔽之患不既深乎　皇上之意又以為人君以一人治天下當以天下奉一人吾以四海之富雖盡致天下之珍無不可者殊不知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

法於奢何以示後故古之人君捐金於山投璧於谷沉珠於淵惡衣菲食敦朴以為天下先猶恐其今之不從而淳風之或漓況導之以侈乎今 皇上之所好者不過珍寶之微而已不足戒也然天下之人從 皇上之好而以侈相尚者所當戒也競靡之念咸彰黷貨之風愈熾甚至卿大夫皆徇利以寶家士庶人皆徇利以寶身其啓交征之患不既大乎臣故曰關治道之隆汚垂萬世之勸戒者此也伏望 皇上恢張 聖德俯採狂言察石星陸鳳儀等言雖逆耳心則效忠誠為珪璋之器亟行起用以復其官思珍珠寶石等寒不可衣饑不可食徒為美觀之具亟行停

買以杜其侈庶言路開而善道日闢倫德崇而淳化益隆矣